

速成識字班補充讀物

在 窯 廠 裏

高玉寶作



西北人民出版社

西北適用常用字表

本社編

定價：一千七百元

一速成識字班補充讀物一

擊落擊傷八架敵機的

志願軍空軍英雄趙寶桐

劉大爲作

定價：六百元

新中國第一個

女推土機手胡友梅

胡友梅口述 遠 亮記

定價：八百元

蘇聯一位種棉花的女勞動模範

陳用儀譯述

定價：七百元

一個農家的悲喜劇

林 鋼作

定價：七百元

半 夜 雜 叫

高 玉 寶 作

定價：六百元

戰 士 快 板

蒲景林編

定價：一千二百元

向文化進軍（部隊劇本）

陝西軍區文工團作劇
劉 斌編劇

定價：三千元

一 跨進了工廠的門禁

大華窯（一么〔搖〕）業工廠在大連市西崗（一么〔搖〕）子的火車道北。這一帶，挨排就有四個大工廠。從右邊數，第一個是滿洲（出又〔周〕）硝（丁一么〔消〕）子玻（勺己〔剝〕）瓏（力一〔離〕）窯；第二個叫做大連窯業廠。從左邊數，頭一個是造冰廠，大連市用的冰，全是那裏出的；第二個就是大華窯業廠，這裏面出電綫桿（《勺〔敢〕）子）上用的電瓶和修公路用的柏（勺万〔百〕）油。這四個大工廠，在十幾里路以外，就看得見那十七八個十來層樓上的大煙囪（勺义〔從〕），小的就數不過來了。這四個工廠，上下班時，真是人山人海。大華窯

業這個廠子用有一千多工人，有一多半是十幾歲的小孩子。鬼子說：「用小孩子比用大人好，工錢又少又好管，那種活都不比大人少幹。」

高玉寶是個莊稼（4、丫〔嫁〕）院出來的孩子，從來也沒進過工廠，那天跟着周永學進廠，玉寶見他一進門就到一個大木板上拿牌（父、力〔排〕）子，玉寶也探（去、弓〔談〕）手想去拿一個。周永學一把拉住高玉寶說：「你還沒有報名呢。……走，到廠子裏，我找劉叔叔代你報名去。」玉寶跟他進了廠子，向裏一走，就被站崗的鬼子擋（勾、尤〔當〕）住了。玉寶不知是怎麼回事，也不敢吱（丫〔子〕）聲。周永學忙對那鬼子說：「他是頭一天來的，要進去報名作工。」那鬼子不叫進，跟玉寶要證名的證據。玉寶沒有證據，周永學跟他說了好多的話。鬼子說：「他進去你敢保他嗎？」周永學點頭說：「敢保。」那鬼子就把周永學的牌子的號碼（丫〔馬〕）和名字都寫去了，又把玉寶的腰

（一么〔要〕）好個檢查，才放二人進去。玉寶和周永學正向前走，就見從大屋子裏跑出來三四十個小工友，身上穿的衣服全糊（厂义〔胡〕）滿了柏油，一個個笑嘻嘻（丁一〔希〕）嘻的圍上周永學問：「他是誰？是來幹活的嗎？」周永學說：「是呀，他想來和咱們大家一起作活。」大家又呼的把玉寶圍起來問長問短的，真好像在復（厂义〔夫〕）縣家鄉那些小兄弟一樣親熱。玉寶原先想：「到廠子裏作工，會不會有人打我？他們要打我時，我不和他們打？」現在一看，小工友們這樣好，他放下心來。周永學問他們：「劉叔叔今天為什麼還沒來呢？」大家說：「來啦，來啦，他在大屋子裏生爐子呢。走，我們找他去。」大夥（厂义〔火〕）跑着喊：「劉叔叔，劉叔叔！又來個小工友！」一邊喊着，跑進大屋去了。玉寶跟周永學去看柏油池子，這池子不在屋內，是在屋外，一連串（厂义〔穿〕）有三四十個池子，每個都有五六尺見方，十來尺深。池裏的柏油熱氣騰騰的，從一個

大盆口粗鐵管子裏嘩（厂义丫〔華〕）嘩嘩的往外流。那熱氣燻（丁」」〔訓〕）得人頭疼。每個池子上面，放了一塊一寸多厚、幾寸寬的大木板子，上面還有裝柏油的鈎（《又〔狗〕）子和裝柏油的洋油桶。「噹（X/L〔五紅拼〕）噹……」作工的氣笛（勿一〔弟〕）響了。嘩啦嘩啦，大屋裏的機器震（出」〔振〕）耳朵的響起來。周永學喊他：「玉寶，劉叔叔來了。」拉着他就向前跑，他看見小工友們從大屋子裏擁着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出來，小工友們圍着那人說：「劉叔叔，火爐子給我拿。」那個說：「給我拿。」那人像老媽媽一樣，一手高舉着冒火苗的小火爐子，一手拉着小工友們的手，笑着說。「這爐子可不能給你們拿，太熱！別燙（去九〔湯〕）壞了你們。」玉寶見劉叔叔長得高大結實，紅紅的四方大臉，很寬的眉毛，挺（去一/L〔聽〕）大的兩隻眼睛，臉上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他右耳朵旁邊長了一個大黑痣（出〔志〕）。頭上戴（勿万〔代〕）了一頂破呢帽，身上

穿的衣服粘滿了柏油。他一面走一面問：「你們說又來一個要作活的工友在那裏？」那些小工友們用手向前一指說：「看，那不是和周永學跑來了嗎？」他才看見那和周永學跑來的孩子，能有十四五歲，比一般大的孩子他能矮（歹）（愛）半個頭，瞪（勿）（登）着黑亮的小眼珠，十分有精神。就是瘦（尸）又（受）着的皮包着骨頭，白白的臉兒像有病才好一樣。他忙放下火爐子笑着走過來，小工友們就忙搶（一）（尤）（槍）着把小火爐子放好，打開箱子，拿出兩把鐸（尸）（弓）（旱）柏油桶的銅烙（力）（么）（方音樂）鐵放在爐內燒上，又拿出坐的小板凳（勿）（登）鍋和鏟（一）（尤）（強）水等等。大家忙完了，呼的又圍着劉叔叔和玉寶，看他們說話。

二 老鍋匠劉長德

劉長德是個鍋匠出身，他現在做鐸工，還負責這三四十個孩

子裝柏油。他這個當工頭的和別人大不相同，從來沒打過孩子們一下子，還教給他們怎樣幹活，怎樣休息。這些孩子和他非常親近，大家都叫他「好心劉叔叔」。全廠不管大小工友都知道他，誰要是有了什麼事去找他，他總是很高興的幫你的忙。周永學對劉長德說：「劉叔叔，廠子裏還用人嗎？我今天帶一個同伴（勾（半））的來，他叫高玉寶，想要來幹活，求你給問一下要不要？」劉長德忙伸出大大的手拍（文旁（方音配））拍玉寶的頭問：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為什麼這樣瘦？這裏活很重，你能幹嗎？」玉寶一聽這話，發急的想：「看样子他是不要我吧？他要是不要我，那可壞了，家中的房子錢拿什麼給呀？」忙說：「你用我吧，你用我吧，我能幹，什麼活都能幹。」劉長德見他急的滿頭是汗，笑着安慰他說：「我不是不要你，我是怕廠裏的鬼子不要你。我見你有病，回家養幾天再來吧，累壞了是一輩子的

大事。」玉寶見劉長德真不要他，急的要哭，忙說：「好劉叔

叔，你留我在這吧！你叫我幹什麼，我就幹什麼。」劉長德看着他，嘆了一口粗氣，拍拍他說：「好吧。走，我帶你去報一下名，看鬼子要不要你。」周永學和小工友們說：「劉叔叔，你給他好好向鬼子說一下，留他和我們在一起吧。」劉長德說：「我當然要好好說啦。你們快回去作活吧，看鬼子來打你們呀。」說完就拉着玉寶的手奔（ㄅㄣ）（本）（賬）（出）（帳）（房）（辦公室）走去。玉寶見劉叔叔帶他去報名，就高興的想：「這回可好了，能叫我在這幹活啦。就怕鬼子不要我。他不要，怎辦呢？」回頭看看劉叔叔，心想：「他一定能替我說好話的。」一路上見工友們一個個光着膀（ㄅㄤ）（幫）（子），從火車上抬着很白的大石頭，哎（ㄞ）（呀）（要）（咬）的，壓得滿頭是汗，肩膀上被磨的蘭（ㄌㄢ）（間）（子）有銅錢厚。呼哧（ㄏㄨ）（赤）（打）呼哧的來往直抬，抬少了的，鬼子拿着棒（ㄅㄤ）（幫）（子）就打。

玉寶一路走一路看工廠的情形，不覺已跟劉叔叔進了賬房。劉長德忙問一個胖（父九〔旁〕）鬼子：「咱們這工廠裏還用人嗎？」那個胖傢伙站起來，看看玉寶像是有病，怕傳染（曰馬〔然〕）他，一手捂（父〔五〕）着嘴，一手直擺劃（厂义丫〔化〕）着說：「不要不要，快快的叫他滾出去。」旁邊過來一個鬼子，就把玉寶從屋內推了出去。劉長德一看沒有辦法，只得走出來。一出門見玉寶在哭，他楞（力〔冷〕）了好半天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忙走回賬房對那胖鬼子說：「現在拍油大大的出，那些小孩幹不完，慢慢的漫上來會通統跑了，



「不要不要，快快的叫他滾出去。」

我看把那個孩子留下裝柏油吧。」又向鬼子說了好一陣，那鬼子才說：「他能幹嗎？」「能能，我看着他，他一定能幹的。」鬼子又要保人，劉長德就作了保。鬼子這才給他寫了牌子，報上名。劉長德很高興的拿着牌子出來，對玉寶說：「不要哭了，我給你報上名了。這牌子給你，好進出門用。走，跟我去裝柏油去吧。」玉寶接過牌子，問劉長德：「劉叔叔，他不先給我工錢嗎？」劉長德一聽這話，笑着說：「你這孩子，真是莊稼院出來的，沒進過工廠，這裏都是到月底開錢，今天你能報上名就是大喜呀！」玉寶一聽月底才給工錢，急得要哭的樣子說：「劉叔叔，我不幹了，我要回家去。」「你這是為什麼呢？方才你硬要幹，費好大勁給你報了名，你又不幹了。」玉寶流着淚說：「劉叔叔，我想在這幹一天活，得一天工錢，好回家交房子錢；要是到月底再給錢，那我們家早就被房東家趕出去了。我不幹啦，我要回家去找別的活幹。」劉長德見玉寶這樣，心中很難過的想：「窮

家都是這樣，一個孩子都被逼得這樣傷心難過。」他心裏不知道又想了些什麼，就在兜（兜又〔斗〕）裏拿出十元錢說：「玉寶，你不要回家了。你回去，到那作工也得月底給錢，沒有那個鬼子會管我們中國人死活的，這十元錢你先拿去用吧。」玉寶見劉叔叔給錢，他怎的也不要，說：「我家沒錢用，你家也是一樣的困難，我不要。我回家再和媽媽想辦法。」說完就要走。劉長德忙拉住他說：「你拿去吧，我家什麼人也沒有，我就是一個人在大連。我吃飽了，幹什麼還用錢呢？你在這幹活吧，等晚上回家時，把錢帶回去就行了。」說完拉着玉寶就向回走，說：「玉寶，我見你的身體太不好，你幹活時注意點，少幹一點，千萬可別累壞身子呀，累壞了可是一輩子的事。」玉寶看看好心的劉叔叔，他很奇怪的想：「是怎回事，我是作夢嗎？我長這樣大了，除我媽媽和郭（《父乙〔鍋〕）隊長告訴過我『別累壞了』以外，再沒有一個人跟我說過這樣的話。給財主幹活時，都叫『快

幹」，幹慢了，不是打，就是罵，有時連飯都不給吃，我才十四五歲，這真是頭一天找到了好工廠。」他看着劉叔叔，高興的點了點頭。兩人走到柏油池子旁邊，劉長德好像老媽媽一樣，對大家說：「玉寶是鄉下人，頭一天進工廠，他病還沒怎樣好，你們大家可要多幫助他，把你們作活的經驗都告訴他。」又給他分了一個池子，小工友們都歡天喜地的給他拿柏油桶，給他送鉤子等等，幫助他忙了一氣。劉叔叔就坐在旁邊鐸柏油桶，玉寶坐在木板上，就裝起柏油來。他幹了好長時間，裝了有十幾桶。見小工友們從早起到現在連兩桶也沒裝上，全在那玩呢。玉寶心裏奇怪的想：「有這樣好的工廠，一天掙人家四五毛錢，不幹出點活來，也就太不像話了，怎對起那個劉叔叔呢？我不玩，作點活也累不壞人。」自己就低着頭一個勁的裝，忽然，他見小工友們噓（厂义八呼）一通噓通的幹得很快，他奇怪的站在那裏看起來，正看得有意思呢，就聽背後有一個鬼子喊：「苦啦！」啪（父丫

「怕」——啪……玉寶身上一連挨了幾銅棍，疼的他咬着牙，想回頭看看，一回頭，就昏了，一下子就向後面油池子裏倒去。

三 獨眼鬼子

這廠子裏有一個管外工的獨眼鬼子，多中多嘴（「丫」）（「咱」）都拿一根二尺多長的銅棍，上面帶着一個鷹（「英」）（「英」）鈎嘴一樣的小鐵鏈，他走到那裏，就打到那裏。大家又恨他又怕他，都叫他獨眼龍。獨眼龍就是在前綫上被打瞎了他的狗眼才回來當監（「一」）「一」



「苦啦！」「取啦……玉寶身上一連挨了幾銅棍，……

〔間〕工的。他對付中國人好狠心呀，說打就打，上去就是幾銅棍。小工友見他來了，才動手幹活。玉寶這罷（ㄣ）失啊（ㄣ）孩子，一點也不懂得工廠的生活，見人家快幹，他就站在那裏看玩藝兒，誰想這一來就換上銅棍子了。玉寶病還沒有好，被柏油燻的有些昏迷，加上他這一打，就向後面坑（ㄣ）可恒（ㄣ）裏倒去。獨眼龍一看玉寶要掉下池子，他怕身上濕（ㄣ）一（ㄣ）〔方音下馬贊〕上柏油，連忙跑開了。玉寶身後有一個小工友姓王，眼見玉寶就要掉下去，縱（ㄣ）〔宗〕身跳過來，一把扶住了他。誰想，玉寶站住了沒有掉下去，那姓王的小工友一隻大腿却摔下去了，玉寶翻身把他從柏油池子裏拉上來，他的腿已燙壞了。大家忙跑過來圍着他倆問：「燙沒燙壞？」「打沒打壞？」玉寶疼的咬着牙說：「小王的腿燙壞了。……小王要是不為我，他怎能燙成這樣呢？」小王笑着說：「你不要怕，我燙一下子不要緊，你要是摔下去，就沒有命了。」

周永學對玉寶說：「你才來不知道，劉叔叔常說，鬼子是『不打勤快人，不打懶人，專打沒有眼的人』。我們以前是天天作工天天挨打，從劉叔叔來這兩個月，我們一回也沒挨打。你以後要記住劉叔叔這個話。」劉長德走來，拉着他的手說：「玉寶，你今天受屈（く）（區）了，地裏爬出來的孩子，刚到工廠來是沒有經驗的，你以後要好好的跟他們學。」他正說着，忽然就瞪起眼睛亮開嗓（么尤）（桑）子說：「快幹活！快幹活！你們這些小傢伙。」說完，他就去幹活。小工友們都跑回去，又起此味（了）（可啊拼）噓的幹起活來。玉寶那個孩子，在農村裏那樣伶俐，那樣活潑（文己）（破，方音剝），一進了工廠就變得矇（「么」）（夢）頭轉向了。他見人家快幹活，自己也快幹起來。他偷着四下一看，鬼子也沒有來。怎麼回事？好心的劉叔叔，他好好說着話，為什麼瞪起眼睛來，叫大家快幹活呢？正想着，啪，從上面打來兩塊小石頭：「快幹，快幹！要不快幹，我下去

打死你！」玉寶忙抬頭一看，啊，那個瞎鬼子在樓窗上看着他們正喊呢。玉寶心中恨他，心想：「工廠和農村的財主家原來是一樣的。鬼子與財主是一路貨，劉叔叔好，可是工廠不是劉叔叔的；小工友好，可是工廠不是小工友的。我要記住大家對我說的話：『長點眼睛。』方才人家都看見鬼子在樓上，我就沒看見。」他決心從此再也不像那樣幹活了。

四 磁瓶和柏油的底細

有天，他和小工友們要到大屋子裏去，看看電綫桿子上的磁瓶怎樣作的。十幾個小工友拉着手走進了大屋子，只見一排排的機器在那嗡嗡直轉，有的工友用小車一車車的從轅（「弓（元）」）房裏推來和好的細泥，向每個機器旁邊放。那些推車的工友慢慢的推，就是新媳婦下轎（「一么（教，方音巧）」）也沒有那樣慢，這樣推一天也推不上五車。管機器的工友們，拿起一大